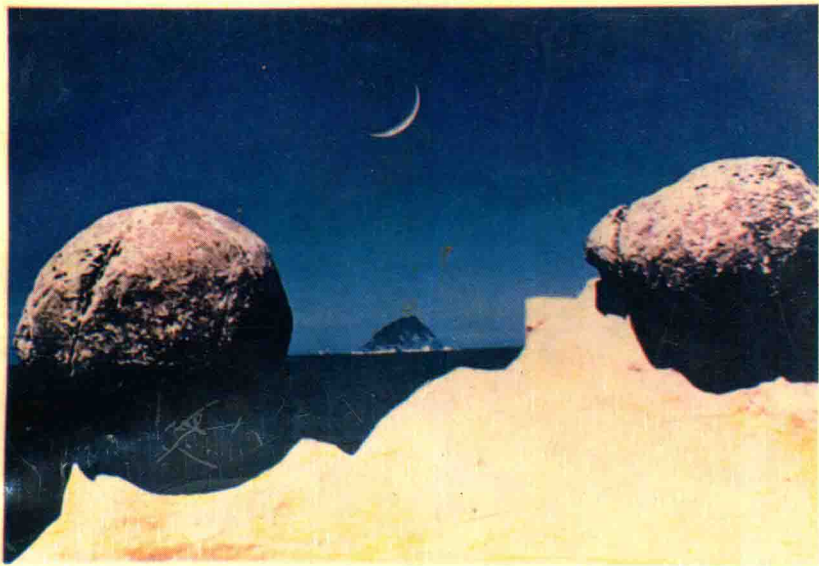




拣月

● 殷红坚著

THE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

● 殷红坚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京)新登字 145 号

书名 拣月

著者 殷红坚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安外六铺炕)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江苏省灌南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7-5008-1483-6/I · 359

定价 5.55 元

内 容 提 要

大潮河上升腾起一个个月亮，盼望着恋人从商界归来的姑娘如痴如醉，真想把那最圆最亮、晶莹剔透的明月拣起来揣在怀里。然而，咆哮的大海涌动起骇人的大潮。她从梦幻中醒来时，河面上浮动着一片碎银……本书不只为读者勾画出当代风起云涌的时代画卷中那普普通通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酸甜苦辣的事儿，而且采用影视剧等艺术手法，塑造了古代大将军周勃、飞将军李广以及智勇双全的皇后刘娥和牧羊女卜媛，在危难之中斗奸惩腐的动人故事，谱写了一曲曲忧国忧民的正气歌。

目 录

小说

磨儿转得圆又圆.....	(1)
拣月	(71)
牛	(90)
年货.....	(105)
修屋.....	(119)

散文

春江水暖.....	(122)
一盏樱桃.....	(126)
在起跑线上.....	(129)
听蟹.....	(132)

剧本

牧羊姑娘.....	(135)
未央宫.....	(157)
李广出塞.....	(206)
刘娥罢殿.....	(264)

磨儿转得圆又圆

一个少妇的乳房吧，温乎乎，肉挺挺，从后背擦过卷起袖子的臂膀。那感觉，对于离家五、六天的季昌福来说，犹似闪电从空中划过，亦如春风在心田荡漾，产生从未有过的异乎寻常的快慰，酥得浑身象散了架似的。他心里发出一种哦哦哦的近乎那种走向高潮的吟叹。

从录像厅出来，季昌福这个从苏北海滨小城南关来到石城参加省艺术创作会议的中年汉子，心里仍咚咚咚打着鼓，血液奔腾着，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心里在嘀咕：你上面不叫下、下面，对，是不准下面放这些色情片的吗？可上面竟然专门安排在这剧院录像厅放，还美其名曰内部参考，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什么参考？还不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那一套！至于内部不内部，五元十元，随你什么人，掏钱就是了。看来，上面一些人，别以为觉悟、政策水平就高，那是对下面的，骨子里一切为了钱。不过，这次是招待下面搞创作的人，算是例外。就这样，也收五元钱一人，不错过一切机会。季昌福呢，自我调正心态的能力还可以。尽管出了点血，但开了眼界。他惊讶，原来，获得世界性大奖的作品是这样的！

年轻的女郎，金发披肩，赤裸全身，在碧波荡漾的海水中，一会儿翻腾旋转，一会儿上下搏击，~~因~~与同样赤身裸体的小伙

子互相做着各种新颖迷人的动作时，那美丽的胴体，迸发出摄人心魄的巨大魅力。上帝的创造使每一个观众几乎停止了呼吸。尽管季昌福四十大好几，又担任着南关市文化局长，而且已被散场的人流裹出大街，卷进一条忽明忽暗的小巷，但他那被激动人心的景致和场面撩起的心绪情丝仍然象淅淅沥沥的春雨，不停地默默地下着，打湿了稀疏的头发，浸润了皮肤，不知不觉地渗透进那思想王国用传统金砖垒起的圣殿里。

石城的春夜被细雨染过，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奇妙感觉。季昌福不由自主地跟着那种感觉信步走去。突然，一个俏丽而温馨的年轻女郎上来不由分说地挽住他的臂膀，程式地然而又是甜甜地当众吻着他。这突如其来的女性举动几乎把他吓懵了。他惊惶地求救般地向前后左右寻视着。可是，那些成对儿手挽手的人谁也没有投来一瞥，人家自顾自地相依而行。那些匆匆而过的单身人，无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年轻的，只当没有看见似的。感觉告诉他，这看来是司空见惯无人管的事。他来石城之前，有朋友向他讲过，在广州深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里，晚上一个人千万莫走路。走路得花钱，出点儿血也罢了，弄不好还要搭上一条命呢！季昌福不敢看一眼身边的女性是何等长相，只觉得身上汗涔涔的。他下意识摸摸裤口袋，还好，那五十元钱好象还在。可那是公款呀！他脑子里转着，前后左右瞧着，有没有熟人，倘若这事传到南关，几十年正人君子的形象岂不像冰山一样化了？这也罢了，回家如何向妻子儿女交待？想着想着，他在一个拐弯处，突然挣开那女郎的手挽，向另一条阴暗的小巷跑去，边跑边下意识地摸摸口袋，暗自庆幸，那五十元钱还在。

“季昌福！”女郎的声音就象激光，直射奔逃的季昌福。可

是，他一听这样喊，跑得更快了。这种事，组织上只要听说，管你搞没搞成，也不管主动被动或是被迫，就象《甘棠讼》戏文里说的，“只杀男人的头！”。他们哪里晓得，这种事常常是女的勾引起来的。古今中外多少悲剧是这样的啊！想不到今夜落到自己头上了。早晓得，管你什么艺术创作不艺术创作，在家搂着老婆最安稳。怕事出事，这不，那婊子竟然喊出自己的名字，看来早盯上了。这么一吓，想跑，腿软，快走，脚不听话，眼急，认不得路，这个曾经在石城读过四年大学的季昌福算是倒了黑楣。在一个暗淡的灯光下，带着嘲笑口吻的声音如雷贯耳：“堂堂文化局长，我一声喊，竟吓得半死，这同你在台上大讲塑造英雄人物形象 ABC 时，反差太大了。”接着是一串笑声。

“好熟悉的声音”，季昌福借着半暗半明的灯光审视着：她的个子不高，脸上肯定搽了粉或什么脂的，嘴唇上也肯定抹了红漆什么的，身上洒了老百姓说的花露水，她们这些高级妓女用的当然是进口的，法国的最高级，电视广告里看过，对，小仲马写的那个茶花女，用的那种，吓死人的价，那七十岁的 N 公爵，花十万法郎与她睡觉，肯定打扮得如花似玉，这忽明忽暗的氛围，正适合这种娼妇，刚才录像厅里的电视录像上见过……凭着刚刚获得的感觉，不用细看，朦朦胧胧就感觉这是是个丑陋俗气艳丽骗人的形象。季昌福眼有点不好，老是流泪，泪管不通。临来前，那个民间草医，姓什么来的，给调理了一下，不流泪了，精神陡振，可是，视力不好，看不清楚。管她形象如何，反正不想跟她那个。虽然离开录像厅时，那种要求非常强烈。但那必须是一种爱的渴求。比如，若是遇到少年时代相爱过现在一直相爱着的方琴，她就住在石城，还来过电话要看他，这样的情况，还……

“还没认出我?”女人并未胡来,淡淡地然而又是热诚地:
“季局长,请到我们的雅座小坐一番去吧!”

“你是……”

“我是惠娟。”

“惠娟?”季昌福又惊又喜,可立刻又警觉起来:“你要我去干什么?”

惠娟笑道:“老首长来石城,作为小部下,难道不可以请你喝杯咖啡?”

季昌福连忙摆手:“喝不惯,我从不喝。”他想,这惠娟虽然在南关市淮海剧团当过演员,因家在石城请调回城,作为局长批准之恩,喝杯咖啡并不过分。可她,一个年轻女演员现在什么情况,这深更半夜去说得清吗?

也许揣摸到这位季局长的心理,惠娟告诉他:“我们方总经理请你去。”

“哪个方总经理?”

“方琴方总经理。”

季昌福心猛地一跳,乖乖地随了她去。那湿漉漉的影子沉重地印在石城同样湿漉漉的闪光的柏油马路上。

乖乖,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到里面的人都一丝不挂,赤条条的,什么东西都通明透亮?是怎么进去的,从哪里出来?怎么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里面五彩斑斓,变幻不定。谁也看不清自己是什么模样,可别人的五脏六腑反而能看得清清楚楚。惠娟那两颗已显松弛的乳峰,晃悠着,骄傲而迷人。可那海绵体里,怕尽是白生生的豆腐渣。不用抚摸,准沾满一手,腥,腻,别碰。噢,她倒挺热情的,硬往身上靠。不行,得离远一点。可

她笑道，季局长，你是好人。你对我有恩，好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报答你。可你脑子里灌满了四书五经，什么原则祖训，你连看我一眼都脸红，还能怎么样？那次从南关到石城的调动，得亏了你。可是，送礼你不收，汇钱给你却退了回来，真叫人感动。其实，你当文化局长，我们淮海剧团、歌舞团、杂技团的年轻人挺高兴。你懂艺术，你追求事业的成功。可是，你手里没有钱。你自己写的一个戏，磨了十年，改了十二稿，省里专家至今还念念不忘，要求搬上舞台，可是至少得六、七万元钱，这到哪儿去要啊？你也雄心勃勃，盖起了文化大楼、图书馆大楼，可是从动工到现在，已经拖了七、八年，记者还写了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说是市政府不盖办公楼而盖文化楼，如今又三年过去了，那大楼还在枝枝叉叉的脚手架下喘息！你曾异想天开，以灌河口的开山岛为中心，建设以刘邦、项羽、虞姬、韩信、樊哙包括吴承恩、孙悟空、二郎神以及周总理故居在内的具有楚汉文化内涵的苏北特色的新的旅游带，可那得上千万元或几千万元投资，你一个小小的县级市的文化局长有何能耐？这些振奋人心的文化事业，曾使我们激动过，追求过，希望你能带领我们干出一些名堂来。然而，南关太穷了。我就是在十个月没有发出工资的情况下，才要求离开南关的。当然，你知道，我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也是直接原因。一到晚上，那些小流氓就到剧团敲窗户砸玻璃，半夜三更，吓得我们女演员只好到男演员宿舍藏身。为这事，你找过市长、市委书记，也找过政法委、公安局，他们哪里会顾及这些小事。有人说，你对头儿们发过脾气，惹恼了顶头上司，吃了闷亏。最感激的是，你宁可丢乌纱帽来保护我们。听讲，上面有个头儿，传递信息，要你选我还有刚从戏校毕业的称得上南关第一美人儿的晚上到他下榻的

房间陪他跳舞、清唱、按摩什么的，你拒绝了。这事，连市里的头儿都生你的气，说你死眼皮，得罪了财神，发不出工资怨谁？季局长，这些事，别看我在这个精灵似的妖气样子，内心里是佩服敬仰你的。今天，现在，我别无办法，只有让你，不，是我来温顺你一番，以还你为我们女演员枉担的名声。你那样正派，可偏偏那么多桃色新闻加在你头上。什么后门有红鞋子啦，那位姑娘同你怎么怎么啦，污泥浊水尽往你身上泼，这是那些坏蛋故意糟踏你的形象，怕你提拔，踹了他们的梯子。其实，你在南关二十多年，为别人吹喇叭抬轿子，有些人当了县令、府尹甚至七省巡抚，而你，却还是一个不上品位的小吏。这，对你太不公道了。今晚，现在，来吧，你呆坐着干啥？刚才录像不是看了吗？就那样！没有激情吗？怕什么？我有办法。你看，你这儿一个穴位，喏，那儿一个穴位，怎么样？有情绪了吗？对，忘了，还有一个穴位，最关键。不错嘛，你本来就很健康，功能顶棒嘛！来，这儿来，上，上来呀！这也是一种需要，一种休息嘛！你离家多少天了，应该调节一下。什么创作，别那么玄乎。靠什么产生灵感？靠什么材料创作？听有学问的人说，就靠这个。不敢亵渎一位老先生，他学医的时候就说过，吃饭，才能延续生命；男女之间这个事，才能延续人类。所以，这是伟大的事业。当然，只有爱，灵与肉的真诚碰撞产生的生命，才称得上伟大。那种逢场作戏，因为有几个臭钱，或者为了几个臭钱，就这么这么，那纯是动物行为，庸俗嘛。怎么不来呀？来吧。剧团过去有个指导员说过，不吃白不吃。何况，我是真诚的，是报答。红楼梦里有个晴雯，我最感动的是她咬下葱管般手指，交给宝玉，那是一种爱，一种真诚。尽管宝玉对她并不怎样。季局长，你研究过红学，你说不是吗？还有什么小仲马

写的茶花女，二十多岁，从农村到了城市，资本主义刚刚兴起，那些有钱的阔佬，像猪似的压在茶花女身上，只是磨磨肚皮而已，这公正吗？不就是因为几个钱吗？那钱从哪里来的？眼下石城这情况多啦，刚才你看了一大圈，都犬差不离。说实话，你呆着，我心里很难过。我并不要你的钱，我求你，你却木头人似的。而那些死皮赖脸的官儿，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臭钱，想沾我的边，说实话，我厌恶。我可以陪他聊聊，但是，我有办法，叫他象泄气的皮球，自怨自叹，白白扔了钱下来。你还不知道，这石城里，厅长局长，处长科长，还有相当于的，教授副教授，高工技师，好的是多数，有了钱作怪的也多啦。你别看不起我，其实，除了我极相好的，其他人别想沾我边。所以，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什么官儿的“师”儿的，我打心眼里瞧不起。你别见气，我不是说你，当然在方总经理别出心裁的这种玻璃体内，我能看得你透心透骨。你也是凡人俗胎。你别不好意思，你别的不怎样，而对有才华的女子特别冲动。你内心深处，也是想那个的。只是你靠道德，靠传统，强抑那种要求罢了。其实，这种事，只要真爱，就是道德的，也是光明正大的事。关于爱，你那血管里奔涌出来的主旋律，是新的断语。爱是创造，创造必须爱。在你身心里压抑的爱一旦奔流出来，一定会出现奇迹，那就是一种新的创造。你记住我这句话。你现在别说出来。你现在只能看到我的形象，圆脸，胖乎乎的，大腿很粗，肚皮发皱不以为为，胸脯还算结实。我转过身来，你看，肩膀肉嘟嘟，圆溜溜的。屁股怎么样？难看？包了层皮货更难看吗？好，你再我再别人再怎样？看我的脸，鼻子怎样？两眼四周发青还是发黑？好看？丑？我知道，你上小学的时候是个调皮鬼。你们几个混小子把毛老娘的棺材盖揭开过，你们吓死了是不是？那茶花女漂亮

吗？你该记得那一章，裹尸布一层层揭开，还有花容玉貌吗？两眼烂成了黑窟窿，头发贴在太阳穴上。那老公爵看见茶花女这模样儿会怎么样？可爱她的人见到这残骸，活现出的是她的情和思想。季局长，这些话你不相信是我说的？对，实际是你想说的。进了这玻璃体就是这么怪。其实，出了这玻璃体，那五颜六色的社会，更是千奇百怪，人鬼难辨。喝口饮料吧，怎么你一言不发，上来吧，摸摸我，吻吻我！放心，我一不收你钱，你可怜，你只有五十元钱。我二不告密，出卖你。你们文人最要紧的是脸面，何况，你确实一贯正派啊！怎么，你决意不想？不行！这是方琴给我的公务，一定要你……不，不不，我，我不能，我走，放我走，什么，走不出去，不行，走不出去也要走。怎么，臭不要脸的婊子，硬拉我做这事？我早知道，当年开除了你。怎么，你竟张口咬我？啊哟！……

一阵清亮的电话铃声，把季昌福从梦中吵醒。他惶惧地发现自己虚汗直淌，半天才疑神疑鬼欲接不敢拿起听筒，里面是常州乡音，既陌生又亲切：“318 房间吗？”

“嗯”，季昌福一面答应一面想，是不是调查昨夜同惠娟的事情，他吱吱唔唔嗯嗯着，不待对方问话：“我与惠娟她，她只是陪我看了几家眼镜厂和商店，最后在她们自己的舞厅。对，是什么国际旅行社办的？你们可以调查。虽然，对，她是我们南关市淮海剧团的演员，她家就住在石城。她和我，虽然喝咖啡时很亲热，但很规矩。噢，她还请我跳舞。可是，你们可以调查，我虽在文化局工作，但确实不会跳舞。这，可以到我们南关市去调查。我可以保证。虽然我回来很晚，你们公安局派出所要实事求是，你们……”

季昌福还要解释，对方竟哈哈大笑起来，显得不屑一听，道：“昌福，我勿是什么公安局，我是方琴。”

“方琴”，季昌福一颗悬起来的心，总算放下来，说：“方总经理，我是季昌福，你好吗？”

“好！”对方淡然道：“季局长，你叫我方琴，不要叫什么方总经理，我也不叫你什么局长，叫你昌福，还像小时候一起那样好吗？”

“好。”季昌福完全平静下来，而且心里产生一丝甜蜜蜜的感觉，亲切地说：“方琴，上午会议讨论，我请假在房间等你，好吗？”

“好！”对方愉快地说：“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好想你。我们这国家的电话太落后了，要在美国，我电话一打，就见到你了。”

季昌福脸红心跳起来，说：“我也想你呀，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演锡剧《双推磨》吗？你唱嫂嫂，我唱长工，推呀拉呀……”

“磨儿转得圆又圆……”对方唱了起来。

“你来吧来吧，”季昌福忍不住大声喊叫起来，直到对方说了声“你等着”，这才不情愿地放下听筒，心里喜滋滋的，那梦中稀奇古怪又惊恐不已的情绪才被赶走。

“爆竹声声震天响，
家家户户过年忙……”

季昌福浑身轻快起来，一阵风似地洗过脸，刷过牙，对着镜子认真梳理着，慢慢哼着何泥大的唱，又变腔变调，学着苏小娥的唱，大陆调，簧调，紫竹调，脚踏西瓜皮，哼到哪里算哪里，心境极佳，情绪极妙，兴致极高。他仿佛回到那常州乡下魏村读书时的少年时代。那是他最美丽最有趣而且永远不会忘

记的地方。衣胞之地，故土故水乡音乡情，更加珍贵的是留在心中最神奇最甜蜜的初恋。镜子里，四方脸上已在额头爬上几条蚯蚓，可在季昌福眼里，那还是十三四岁时的小昌福小调皮，额头光光的亮亮的，只是大鼻子上两条沟里老是像小河似的，泛滥着灰乎乎的泥石流。头上花白的长发修理着毛泽东那样的发式，古月第二吧。不，哪能那样子？那时候，不，镜子里就是小昌福嘛，乌黑发亮的头发，一根根似钢针密密麻麻站在头上，不过有时候泥巴沾上一块，活像大草原上的沼泽地带。眼睛大大的，双眼皮，挺精神，挺漂亮。现在，眼包大了，双眼皮更明显了。俗话说，嘴上没毛，做事不牢。现在，鼻子下面胡子拉茬，发黄，发白。哪像那时候，想胡子，长汗毛也想不到。胸脯倒是没变什么，过去现在一样宽，只是过去凸现的肌肉一块块，现在连肩带膀都圆乎乎的。老昌福是威严而有气派，小昌福精瘦而富于灵气。季昌福不知什么时候对着镜子刮起胡子来。刮着刮着，他发现从小昌福走来了方琴，小方琴，那穿着小方格土布做的大袂襟褂子，穿一双带花的鞋子，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微微翘起的嘴唇，也是双眼皮子，细细的身材，好美哟。季昌福不由自主地轻声叫了一声“方琴”，便对着她笑起来，伸过手去，像第一次拉住方琴的手……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季昌福和方琴被班主任赵老师分配，不，指定坐在一张位桌上。那时候，小学生都封建得很。可是，季昌福因为太调皮，不愿意与方琴坐在一起也没有法子。说来奇怪，自从季昌福与方琴坐在一起以后，却老实多了。过去，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在下面捣蛋瞎起哄。老师背过脸去板书，他乘机做鬼脸。弄得老师没有办法。这一来，这些毛病都改了。其实，方琴处处让着他，并没有说他什么什么，也绝不向老师打

小报告。有时候，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常常带些给他。当然，那都是悄悄的。季昌福很小时，父母离异，跟着老父亲过。所以，小昌福衣服脏了破了，也是方琴暗中偷偷儿缝洗。有一次，小方琴从家里带来四个粽子在台板底下从自己书包里慢慢塞到小昌福位桌里，小昌福情不自禁地捉住方琴的手激动地摸了一下，急得小方琴差点喊出声来，那涨得通红的脸上，两颗眸子又羞又怒又恋又爱，小昌福也脸红到脖根……从此以后，小昌福对小方琴百依百顺，似乎长成大人似的。后来有一次，武进锡剧团应老寄娘邀请，到江滨演锡剧。季昌福父亲不让儿子去看，把他锁在家里做功课。小方琴在戏台上找来找去找不到昌福，就跑到季昌福家里。从门缝向里一瞄，只见他在做功课。方琴轻轻唤了一声“昌福，看锡剧去，”便从墙洞里掏钥匙。这个秘密是小昌福告诉她的。可是，季昌福不敢。方琴出奇地胆大，开了锁，拉着他就往庙里跑。季昌福边跑边贼眼四溜，害怕被父亲发现。可是，方琴疯了似的，边跑边说着什么。等跑到庙门口，那戏台底下已挤满了人。到底季昌福心虚，贼溜溜的眼，早已发现父亲捧着水烟袋坐在前面一边咕噜噜吸烟，一边目不转睛在看戏。季昌福躲在方琴身后，想看又提心吊胆。方琴全不顾这些，聚精会神，边看还边哼着。戏叫《双推磨》，反映长工和一个寡妇互相帮助而相恋成婚的故事。尤其是那两人相帮牵磨的情景非常感人。方琴在那饱含情义的有节奏的动作感染下，竟淌下了泪。在晚霞的映照下，季昌福觉得方琴那红朴朴的脸意绵绵的眼情酥酥的身段，在黑压压人群中显得特别美丽动人。他情不自禁捏住方琴的手。方琴并未回头。季昌福身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惬意感觉甜得心要跳出来，他的身手出了汗。他害怕方琴回头。他怕她那眼。可是，直到戏

散场，方琴都没有回头。一个只知父亲严厉教训和祖母慈爱的少年，第一次感受到姑娘的手和姑娘的心的巨大魅力。戏终于散场了。三棵巨伞般的有上百年历史的白果树，在秋风中流金溢彩。偶尔飘落的金黄色的树叶，掠过方琴的刘海，从季昌福胸前飘过。季昌福不知从哪里产生一股力量，拉着方琴奔上戏台，对方琴说：“我们也唱《双推磨》，你就是嫂嫂，我是长工……”不待他说完，季昌福父亲不知从哪里大喊一声“昌福”，吓得他连忙松开方琴的手，没脚兔子似地溜了。方琴看着昌福匆匆逃去的样子，竟莫名其妙地流下泪。又一片黄叶落在她胸前。她轻轻捉住那片黄叶，一滴泪滚在上面，夕照使它发出神奇的光彩，那张小脸越发动人，闪出一丝淡淡的愁虑，把黄叶染成暗红，红褐、灰黑……

一个恍惚，一阵麻煞煞的疼感使季昌福定了定神，这才发觉镜子中不是方琴而是季昌福自己，那颗晶莹的泪珠实际上是季昌福下巴上渗出的的一颗血珠。他苦涩地笑笑，却又泛起一丝甜意。他慌忙用热毛巾敷了敷，笨手笨脚地把几根漏斩的胡子刮掉。然后在脸上破天荒第一次抹了点什么，当然厚薄不匀，不过他从来不在意这些。他估摸着方琴还有一阵子来，就倒在沙发上，静等。

不知什么缘故，越是清静，往事越是清晰。尤其是那与方琴真的在戏台上演《双推磨》的情景，连每个小动作细节就象在眼前一般。他竟不由自主地立起来，双手推呀拉也地表演着。若不是“饭也吃不饱，怎能讨家小”这句唱触动，他准会疯了似地在唱着做着。他颓然地坐了下去，哑然失笑，苦苦的。他想，生活怎么会这样呢？从小爱着的人结果投进他人怀抱，这也罢了，时隔二十多年，她又来看自己了，这简直就是一场